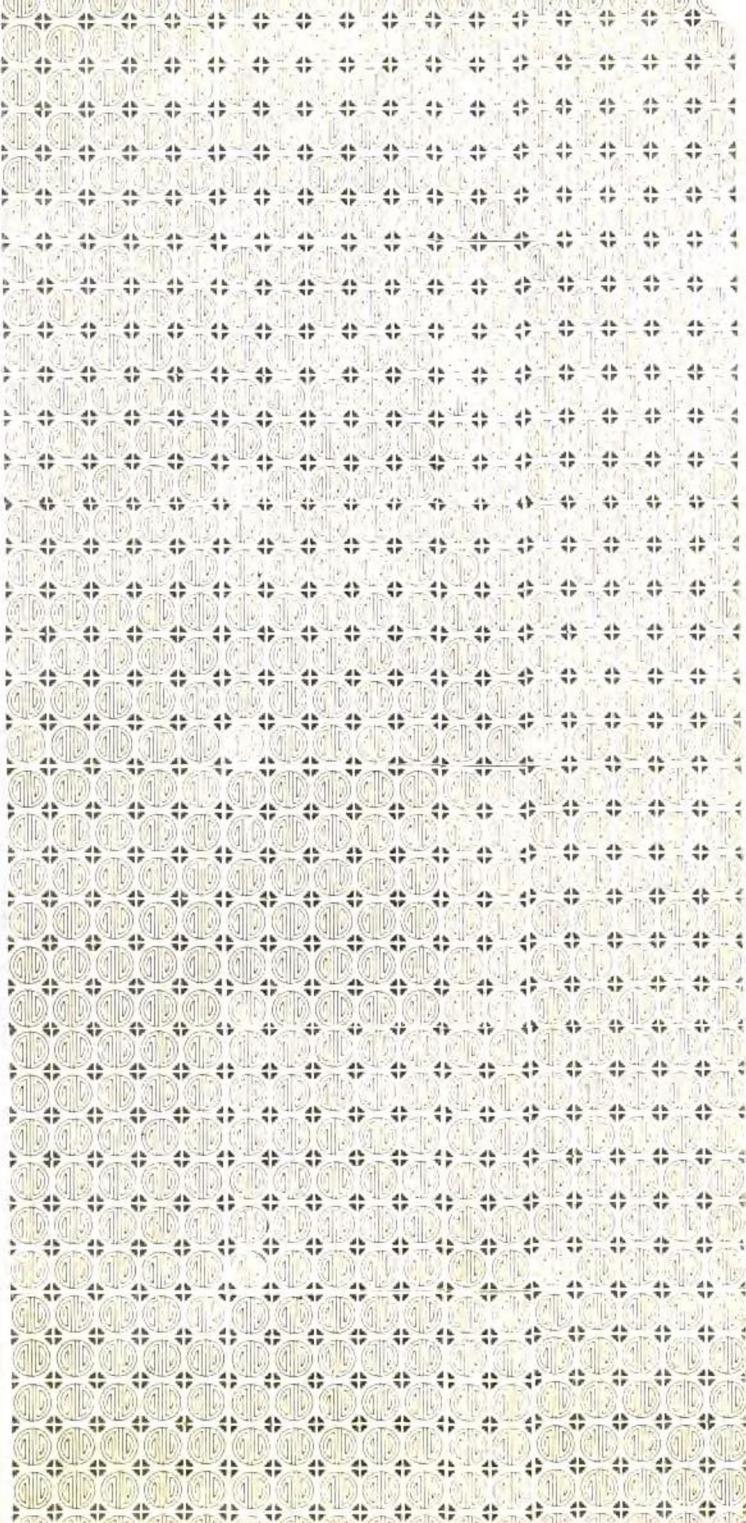


● 陈子昂评传 ●

● 韩理洲 著 ●
西北大学出版社



千
品
書

●

184

陈子昂评传
韩理洲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太白路)
新华书店经销
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6.25 印张 字数 151 千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7—5604—0005—1/I·3
统一书号10320·10 定价：1.40元

序

霍松林

陈子昂既是关心国计民生、刚直不阿的政治家，又是遏制齐梁颓波、振兴有唐一代诗风的杰出诗人。继起的李、杜、韩、柳、元、白诸大家，都对他推崇备至。两《唐书》为他立传，《资治通鉴》也多次征引他的政论书疏。而他的生平行事及文学成就，却向无专著详细评介。韩理洲同志近几年来致力于陈子昂研究，所作《陈子昂评传》，填补了这一空白。

给一千多年以前的古人写评传，往往会遇到资料零散、是非芜杂等困难，因而，需要下苦工夫，广征博引，爬罗剔抉，去伪存真，力求翔实准确。理洲同志认真研读了陈子昂及其交游者的著述，广泛搜辑了有唐迄清数十万字的有关资料，在内证和外证结合的基础上，条分缕析，洞幽探微，熔传和评于一炉，既有对他人研究成果的合理吸收，也不乏深思熟虑的独到见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下了几年笨功夫写出来的。”这种“笨功夫”，正体现了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

陈子昂一生经历坎坷，又对儒、道、释兼收并蓄，思想复杂多变。他的诗歌，也是质胜于文，瑕瑜互见。为了科学地评价这个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理洲同志坚持了两点：一是不以主观爱好虚美隐恶，而是将陈子昂放在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中，放在其时

诗歌自身演化的流变中，在与同时代的诗人们的比较中，就准确的事实作具体的分析；二是如实地展现了陈子昂错综复杂的思想变化，没有做简单化的处理。因此，这部《评传》持论客观公允，分析细致精当，对于全面深入地认识陈子昂，探讨唐诗嬗变的规律，都大有裨益。

我从事教育工作四十年，与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研究生一起生活、学习和工作，深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其乐无穷。理洲同志，是我的这些学生中的一员。近几年来，除过这本《评传》，他还完成了《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陈子昂研究》两本专著，在全国报刊发表了四十余篇论文，赢得了学术界的好评。作为他的老师，我感到由衷的喜悦。当《陈子昂评传》出版之际，写几句读后感，既肯定他已经取得的成绩，也希望他继续奋进，为唐代文学的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1987年2月写于见山楼

BF48110

目 录

序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1
第一节 山水环抱的故乡	1
第二节 富裕的寒门	4
第三节 折节读书	6
第四节 东入长安，游太学	7
第五节 落第西还	13
第六节 留心社会问题	17
第二章 任麟台正字期间	21
第一节 登科入仕	21
第二节 指陈军国大事	26
第三节 负剑北征	30
第四节 反对穷兵黩武	34
第五节 两谏滥刑	38
第六节 反对疑贤信奸	44
第三章 任右卫胄曹参军期间	49
第一节 随常例迁官	49
第二节 不畏虎狼，痛斥酷吏	50
第三节 献《大周受命颂》	52
第四章 归蜀守丧	61
第五章 任右拾遗时期	68
第一节 重新焕发的政治热情	68
第二节 受诬入狱	71
第三节 握绳当系虏	74

第四节	幽州台上的悲歌	80
第五节	语默道犹懵	86
第六章	带官归里	92
第一节	表乞罢职归侍	92
第二节	外逸内忧	96
第三节	蒙冤逝世	98
第七章	诗歌理论和创作	103
第一节	标举“兴寄”和“风骨”	103
第二节	陈诗的思想内容	109
第三节	陈诗的艺术特色	120
第四节	陈诗的渊源	128
第八章	疏朴酣畅的散文	136
第九章	卓著的文学贡献	146
第一节	开拓了唐诗发展的道路	146
第二节	丰富了唐诗的题材、内容和体裁	150
第三节	沾溉了唐代的诗人	152
第十章	历代陈子昂评价述评	158
第一节	评价陈子昂其人的争议	158
第二节	评价陈子昂文学贡献的分歧	172
第三节	探讨陈诗风格、渊源、流派的不同意见	179
附录	陈子昂研究论文索引(1949—1986)	189
后记		193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第一节 山水环抱的故乡

陈子昂，字伯玉，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6年）生于梓州射洪县（今四川省射洪县）[1]。

唐代的射洪县治，在今射洪县城北三十八华里。境内有涪江纵贯，东有梓潼水流入。二水在县东南的独坐山下汇合[2]，“流急如箭，奔射涪江口”，蜀人称水口为“洪”，县因此得名[3]。

射洪县的山水与蜀地的山水络绎相连，气象壮阔。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十一月的一天，伟大的诗人杜甫策杖登上射洪县城北面的金华山，极目远眺，写道：“山连越巂蟠三蜀，水散巴渝下五溪。”（《野望》）诗句描绘了射洪山水的“数千里脉络”和“山形长而曲”、“水势分而合”的特色[4]。在这苍山连屏、绿水襟带的地方，有许多佳景奇致、名胜古迹。那“皎如白雪”的玉屏山（一名“白岩山”）、“钟声彻九天”的石镜寺、“梯磴逶迤”的云门、带着神话传说的黄溪[5]等等，固然是十分媚人的。但是，最为历代骚人墨客向往的，还是陈子昂的故居武东山、求学读书的金华山和安息之地独坐山。

武东山，在射洪县治东七里处，因武水（即涪江）从西面流过得名[6]。其地濒临江滨，山明水秀。陈子昂的五代祖，远在萧梁时就定居在武东山下，他本人也出生在这里。其家附近有一座真谛寺，还有一所道观。梵筵琴歌，古刹钟声；仙帆云去，深林吟啸，使这里弥漫着浓厚的宗教气氛。从陈子昂的《南山家园》，

林木交映。盛夏五月，幽然清凉。独坐思远，率成十韵》、《秋园卧疾呈晖上人》以及杜甫的《陈拾遗故宅》诗可知：他的家园傍山临川，密树环绕，松竹盈庭，高屋大椽，栋宇栉比，户对苍岑，窗含紫霭，室内堆满了书籍，墙上挂着字画。既有大户人家的殷富，又有书香门第的幽雅。在这个家园前面，膏腴之地，连阡接陌，“原田莓莓，梗黍漠漠”^[7]，散发着稻谷的馨香，响奏着农人驱牛挥锄的劳作声。

金华山，位于县治北二里。它“上拂霄汉，下瞰涪江”^[8]。山光水色，雄奇秀险。《射洪县志》载：“金者，贵重之义；华者，秀美之义。其山贵重而华美，故名金华山。”山门两旁的石壁上镌刻着“蔚蓝洞天”四个大字；石拱门两侧刻有：“天下无双景，人间第一山。”这副对联，虽难免夸饰之嫌，却不无所据。山上道观客厅前门内的石壁上，就有依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手迹拓刻的“第一山”三字。进入大山门，古柏夹道，式样别致的古建筑群耸立山岗、石碑林立，时有峭壁幽谷、曲流瀦聚、清潭碧池。景随步移，目不暇给。这美丽幽静的人间仙山，早就是那些栖霞餐露的道士羽客云集之地。东晋时，陈勋在此学道；梁武帝天监年间（502——508年），建造了规模宏丽的金华观。一个风和景明的春日，陈子昂登临此地，写道：“白玉仙台古，丹丘别望遥。山川乱云日，楼榭入烟霄。鹤舞千年树，虹飞百尺桥。还疑赤松子，天路坐相邀。”（《春日登金华观》）杜甫也说：“涪右众山内，金华紫崔嵬。上有蔚蓝天，垂光抱琼台。……焚香玉女跪，雾里仙人来”^[9]。两位诗人都把金华观比做幻境中的神仙住地，辉煌高大、云烟缭绕，令人心醉神驰。

在金华观附近，有一座学堂，在此侧临悬岩，凭栏远望，江山美景，尽收眼底；堂前林花掩映，清风徐来，清香沁脾^[10]。这，就是尔后的“天下文宗”^[11]陈子昂青年时代读书的地方。金华山正是由此而闻名遐迩。从宋仁宗嘉祐年间（1057——1063年）迄

今，将近千载，历代政府都对陈子昂的读书堂（后改名“读书台”）及金华山观做过修葺，使其古貌犹存。唐代的杜甫、牛峤、明代的杨澄、杨慎，清代的张问陶，近代的张澜等名流雅士，均为拜谒陈子昂的读书堂，登上金华山，感慨题咏。

在唐代射洪县城东南二十多里处[12]，有一座山，南枕涪江、梓水，高百丈，周回一里，卓然孤峻，形状酷似人之巍然独坐，因而被称做“独坐山”。山上有座佛寺，陈子昂与一位叫做“晖上人”的僧徒常在此地坐禅念佛，互赠诗文。他的《酬晖上人夏日林泉见赠》、《酬晖上人秋夜山亭有赠》、《夏日游晖上人房》、《酬晖上秋夜独坐山亭有赠》，记述了他俩的交游，也描绘了独坐山的景色：“岩泉万丈流，树石千年古”、“皎皎白林秋，微微翠山静”、“对户池光乱，交轩岩翠连”、“岩庭交杂树，石瀨泻鸣泉”。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古树苍苍、泉池澄沏，明丽幽静的地方。陈子昂逝世后，就安葬在此。那孤峻的山形正是他的人品、事业的象征。

总之，陈子昂的故乡，是一个山水环抱的地方，景象磅礴而秀丽。他的气质才华，固然主要是在社会实践中锻炼出来的，但也与江山之助不无关系。他生于斯，长于斯，他的歌哭也带着故乡的气息。如果将那西蜀壮丽的山水景象与陈子昂慷慨豪侠的个性、刚健清新的诗风、酣畅明快的文章联系起来考察，总是可以找到一些印痕的（详见本书后面所述）。他的挚友卢藏用在《陈氏别传》中说：

岷山导江，回薄万里。浩瀚鸿溶，东注沧海。灵光氤氲，上薄紫云。其瑰宝所育，则生异人。

卢氏把岷山、涪江的灵气视为杰出诗人陈子昂成长的先决条件，给他涂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有失于片面。但是，揭开我国文学史，司马相如、王褒、扬雄、陈子昂、李白、三苏等著名作家和诗人都生长在蜀地，气质与风骨也有某些相似之处。事实说明，

西蜀壮丽的山河气象、风土民俗，为文学家的成长提供了优越的客观环境。《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就曾指出，蜀地山川形胜，产金、银、铜、铁、青桑、漆、麻，人民殷富，“雅颂之声，充塞天衢；中林之咏，侔乎二南。”《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上》也说：“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其人敏慧轻急……颇慕文学，时有斐然。”人们常把俊杰人物生长在山川秀美之地概括为“人杰地灵”，陈子昂和他的故乡，实堪冠此四字！

第二节 富裕的寒门

陈子昂的远祖，本来一直定居在颍川郡（郡治在今河南省许昌市）。东汉末年，战乱频仍，中原板荡。他的十代祖陈祇，同外叔祖汝南名士许靖一起入蜀[13]。许靖先后在刘璋、刘备治下任要职，陈祇也因之步入仕途。蜀后主刘禅延熙十五年（252年），陈祇任尚书令，权势显赫[14]。蜀汉政权灭亡后，陈氏子孙不愿出仕晋朝，迁居到当时荒僻的武东山下。正因为陈氏祖先在定居武东山之前，有上述一段经历，所以陈子昂说：“肃肃我祖，国始于陈。中裔沦丧，洎此江滨”[15]，声称自己的祖先是陈国人。

陈氏子孙迁到武东山之后，联合当地的唐、胡、白、赵四姓大户人家，共同建立了新城郡，又受四姓推举，“世为郡长”[16]。但是，这所谓的“郡长”，在晋代和刘宋时期，一直没有得到朝廷正式委任，实属“土司”、“头人”之类。梁武帝时，广设地方官吏，才委任陈子昂的六代祖陈太平、太乐、太蒙兄弟三人分别担任了郡守、司马等地方官吏。萧梁末年（556年左右），陈子昂的四代祖陈汤，辞去新城郡主簿，归隐故居武东山。此后，历陈、隋两朝，直到唐高宗弘道元年（684年），近一百三十年间，陈氏四代无一人从政仕宦[17]。所以，陈子昂常常自称：“巴蜀微贱”[18]、“草

莽贱臣”[19]。

但是，长期以来，他的家庭是当地著名的富豪大户，广有田地，“家累千金”[20]，又有崇儒、重道、好侠之风。早在齐梁时，陈太平兄弟三人就是新城郡著名的豪杰[21]。陈子昂的祖父陈辩，“少习儒学，然以豪英刚烈著闻，是以名节为州国所服”[22]。他的父亲陈元敬，生于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河目海口，燕颔虎头”[23]，英武豪杰之气溢于相表。他青少年时，刻苦攻读儒经，但慷慨豪侠，颇能急人之危，济人之难。有一年，射洪县一带发生严重灾荒，哀鸿遍野。年方弱冠（二十岁）的陈元敬，“一朝散万钟之粟而不求报”[24]，深受耆老妇弱尊敬。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他二十二岁时，以“乡贡明经擢第，拜文林郎（从九品下的小官）”[25]。很不凑巧，此时家遭凶祸，丁忧守丧，未能赴任。从此，便蛰居乡里，为人判讼。由于能秉公断直，伸张正义，威望甚高。经常出现这样的事情：乡里人发生了纠纷，不愿找州、县官员判决，却请陈元敬裁断。四方的豪杰之士，也仰慕他的侠义之风，纷纷与他结交。所以，被人称为“西南大豪”，声名远播，传闻朝廷。但是，陈元敬因此也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诋毁他“不知深慈恭懿，敬让以德”；甚至连州、县长官也多次上言攻击他[26]。在邪恶势力的压制下，唐高宗永淳二年（683年），五十八岁的陈元敬再也无心世事。他“山栖绝谷，放息人事，饵云母以怡其神”[27]，学道习仙，长达十八年。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七月七日，卒于家。

陈元敬一生的为人处世，对传播陈氏家风起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陈子昂有位堂弟，名叫陈孜，幼年丧父，但“天资雄植”，为人倜傥耿介。陈元敬很赏识这个侄子，常常这样劝勉说：

吾家虽儒术传嗣，然豪英雄秀，济济不泯。常惧后来光烈，不象先风。每一见尔，慰吾家道[28]。

从这段庭训中可以看出，他多么期望后代发扬光大祖先遗风，成

为“儒侠兼备”之才！在他的影响下，陈孜既“通诗礼”、“服道崇德”，又“言不宿诺，行不苟从”，侠气凛然[29]。上面这段话，是陈子昂在武则天长寿二年（694年）写陈孜墓志铭时追记的。事隔若干年，他仍记忆犹新。可见，子昂对父亲的教诲也是铭志不忘的。

综上所述，陈子昂生活在一个经济富有而门第寒微、习儒而倜傥豪爽、酷好仙道术数的家庭。这对陈子昂的成长和他后来的创作，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

第三节 折节读书

陈子昂是元敬的长子[30]，比父亲小三十多岁。他的幼、少年时期，正值陈元敬以慷慨豪侠著名乡里。他秉承了父亲的气质，体貌雄健，个性刚直，大有豪侠义士的风度，与小伙伴们交游，讲义气，重然诺，好射猎，爱赌博。卢藏用《陈氏别传》说：

（陈子昂）奇杰过人，姿状独立。始以豪家子，驰侠使气。
至年十七、八未知书。

宋祁《新唐书·陈子昂传》也说：

子昂十八未知书，以富家子，尚气决，弋博自如。

陈子昂青少年时代的生活虽然较为放浪，但与那些仗势欺人、巧取豪夺、肆意挥霍、纵情声色的纨绔子弟，在本质上是大相径庭的。“驰侠使气”、“尚气决”，在一定意义上正好说明陈子昂是一位见义勇为、好抱打不平的青年，他质底纯正，潜存着对不合理现象的愤慨意识。若能受到理性启迪，就会放射光芒。

陈子昂十八岁的那年，有一天，在乡学（即射洪县县学）受到深刻启发，翻然悔悟。于是，痛下决心，开始发愤读书。由于天资聪颖，经过短短几年专心致志的攻读，他竟熟悉了经史百家的著作。在广泛涉猎的基础上，他特别喜欢钻研经邦治国的学问和游

说国君的纵横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臣子昂……以事亲余暇得读书，窃少好三皇五帝霸王之经。历观《丘》、《坟》，旁览代史，原其政理，察其兴亡。自伏羲、神农之初，至于周、隋之际，驰骋数百年，虽未得其详，而略可知也。

（《谏政理书》）

少学纵横术，游楚复游燕。

（《赠严仓曹乞推命录》）

另外，陈子昂在乡校学习期间也很快显露出了创作才华。他写的文章，“雅有相如（司马相如）、子云（扬雄）之风骨”[31]；写的诗歌，吐纳不凡。其时蜚声文坛的诗人王适来到射洪县，见了子昂的少作，十分惊讶，大加赞扬说：“此子必为文宗矣！”[32]

总之，十八岁时的立志发愤，是陈子昂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重要转变：使他由“弋博自如”的“浪子”，开始变成了酷爱学习、关心现实的学子、诗人；使他由任凭血气之勇的“小豪侠”，开始变成了胸怀“以公济天下”抱负、锐意进取的青年。

第四节 东入长安，游太学

《唐摭言》的“两监”条载：唐高宗永徽（650——655年）之后，科举选士，首先从国都长安和东都洛阳两京国子监的学生中遴选，其次才是各州县的“乡贡士”。因此，高宗朝“以文儒亨达，不由两监者稀矣”。

大概正是因为国子监的学生享有优先录取的特权，能够捷足入仕，陈子昂在射洪县县学就业三年后，决定入长安国子监深造。

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年）秋天[33]，二十一岁的青年诗人陈子昂“委别高堂爱”[34]，辞别父母和故乡亲友，乘舟沿涪江顺流

而下。行至水流“曲折三回，有如‘巴’字”的巴江(此指嘉陵江)[35]，两岸岩石突峭，峡谷深峻，狂飙骤起，船只颠簸，惊险异常。感情丰富而初次远出的陈子昂，写了《初入峡苦风寄故乡亲友》诗，记述了旅途的艰辛，表达了对家乡亲友的思念。有一天傍晚，他又行至奉节县。诗人忘记了旅途的疲倦，兴致勃勃地登上了县东白帝山上的历史名城——白帝城，深有感慨地写下了一首著名的五言排律《白帝城怀古》：

日落沧江晚，停桡问土风。
城临巴子国，台没汉王宫。
荒服仍周甸，深山尚禹功。
岩悬青壁断，地险碧流通。
古木生云际，归帆出雾中。
川途去无限，客思坐何穷！

诗人将写景、怀古、抒情熔为一炉，大笔勾勒了白帝城一带岩悬断壁、碧流险谷、云际苍木、雾中归帆等阔大壮美的景象；缅怀远古的巴国，开凿巴东三峡的大禹、三国时代称雄争霸的刘备，浮想联翩，思接千载，感慨万端，渴望早日建功立业的思绪油然而生，因而发出了路途遥远的叹喟。全诗风格质朴劲健，是现存陈子昂诗中能够体现他的诗风的最早作品。在律诗这一新的形式还没有固定下来的唐初，出现如此对仗精严的作品，也是极为可贵的。所以，元代的方回在《瀛奎律髓》卷三中盛赞说：“此一篇置之老杜集(杜甫集)中，亦恐难别，乃唐人律诗之祖。”

在白帝城稍事休憩之后，陈子昂继续乘舟东进，穿越巴东三峡，飞渡荆门山。荆门山在今湖北省宜都县西北，长江南岸，“上合下开，暗彻山南，有门像”[36]，与北岸的虎牙山隔江对峙，形势险要，自古即有楚、蜀咽喉之称。诗人在《度荆门望楚》中，以

轻快的笔触描述了这段旅程：

遥遥去巫峡，望望下章台。
巴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
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
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

这也是一首深受历代选家推崇的五言律诗。全诗情景相生，既生动地描绘了由蜀入楚，“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37]的一派开阔景象，又表现了诗人饱览祖国壮丽山河，难以抑制的兴奋和爽快。这首诗在章法结构方面，也有峻整而不呆滞的特点。清人纪昀评论说：“连用四地名不觉堆垛，得力在以‘度’字、‘望’字分出次第，使境界有虚有实，有远有近，故虽排而不板。五、六写足‘望’字。以上六句写得山川形胜满眼，已伏‘狂歌’之根。结二句，借‘狂歌’逗出‘楚’字，用笔变化。再一挨叙、正点，则通体板滞矣。”[38]

陈子昂乘船抵达楚国章华台（今湖北省沙市附近），舍舟陆行，北上至乐乡县，写了《晚次乐乡县》诗，如实地抒发了对故乡的思念和异乡孤征的愁闷：深入楚国腹地，故乡渺远，诗人回首望不到它的边际。但是，“日暮且孤征”，尽管夜幕已经降临，还要踽踽独行，向前赶路。所见的河流、原野，都与故乡不同，行之若迷，诗人来到这荒僻的乐乡县，此时夜幕完全笼罩了宇宙。“野戍荒烟断，深山古木平”，连那野外戍楼（碉堡）上高高升起的缕缕轻烟也看不见了，至于深山中参差不齐的古树，更是一片模糊，难辨高低。作为一个他乡游子，此时此刻的愁恨是怎样的呢？“嗷嗷夜猿鸣”，那黑夜中传来一声声淒厉的猿叫，都在久久难眠的诗人的心田中激起了层层波澜。“自古英雄非无泪，无情未必真豪杰”。慷慨豪侠的陈子昂原来也是一个多情种，他对滋育自己的

故乡的感情是多么真挚深厚啊！正因为这首诗反映了人类普遍的羁旅思乡之情，因而也引起了历代学者的重视。^[39]

乐乡县处于唐代襄驿大道上，陈子昂由此驱马直奔唐代山南道的军事重镇——襄阳。他登上襄阳东南的岘山，“踟蹰怀古，弥不胜情”^[40]，挥笔题诗曰：

株马临荒甸， 登高览旧都。
犹悲堕泪碣， 尚想卧龙图。
城邑遥分楚， 山川半入吴。
丘陵徒自出， 贤圣几凋枯！
野树苍烟断， 津楼晚气孤。
谁知万里客， 怀古正踟蹰。

（《岘山怀古》）

第三句的“堕泪碣”，指襄阳人民为怀念西晋初年名将羊祜，在岘山上修建的“堕泪碑”。羊祜才识不凡，为官廉洁，镇守襄阳时为西晋灭吴，实现统一大业做过重要贡献。第四句的“卧龙图”，指“功盖三分国”的诸葛亮隐居襄阳时，为刘备制定的称雄争霸的重大决策。陈子昂登览这两位历史名人生活过的地方，在感慨人事代谢，贤圣凋枯的同时，倾吐了自己出蜀远游的雄心壮志：继承先贤功业，做一名“以义补国”^[41]、“论道匡君”的辅佐贤臣^[42]。

在这股豪情锐气的激励下，青年陈子昂由襄阳北上，转入直通长安的商州大道，登山涉水，沐风栉雨，终于来到了金碧辉煌、举世闻名的大唐帝国的国都。

要而言之，由射洪到长安的孤征远行，使诗人增广了见闻，丰富了创作。他在路途的歌唱，虽然难免羁旅思乡的忧伤，但是主要情调是昂扬乐观的。

《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载，唐代国子监下设六学，即国